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

李双 张忆 主编

恶魔导演的战争

向万成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报告文学

恶魔导演的战争

李 双 张 忆 主编
向万成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7 号

恶魔导演的战争

向万成 编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思达印刷包装总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625

字数:310 千字 印数:1—3000 册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153-3/I·142

定价:9.20 元

总序——

中国新文学的再度辉煌

· 谢冕

这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光芒，所有心理正常的中国人都感受到了。我们因自己无愧于时代的创造而感到骄傲。中国的新文学运动经历久远的歧误之后重现文学的辉煌，这当然是由于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所给予的机遇。但同时也是中国文学家汗水掺和血泪的浇灌而成。挤压下的坚持、逆境中的抗争、死劫里潜涌着再生的信念。在一个惊蛰的季节到来的时候，这一切勃发而为创造的激情。

本世纪七十年代的终结大抵宣告了文学桎梏的终结。从那时开始算起，到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一般被认为一个文学阶段的结束）刚好十年，要是推行到现在，也不过十数年。可以欣慰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做的与“五四”新文学那十年所做的至少并不逊色。偏离的纠正，断裂的弥合，传统的接续，特别重要的是，以崭新的姿态和风貌记录了一个悲剧时代所给予当代中国人精神经历的心灵刻痕。

中国新文学这一个崭新的阶段，依然以充分意识到时代使命的浪漫情怀为导引，在表现社会人生的同时，以义无反顾的进取姿态，向着世界现代艺术潮流汲取养料。不长的时间内，我们高效率

地弥补了与世隔绝状态下文学的缺失与匮乏。这情景有点像“五四”时期那样，“短短的十年中间，西欧两个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地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这里有仿效，有借鉴，更有吸收与展延。

参照和互补很快地改善了中国文学的营养不良状态，自由创造的禁忌消除之后，文学有效地调整了与世界的差距。大一统的格局结束了，代之以多元共生的繁复驳杂的秩序。各色各样的作家，各色各样的流派和风格，组成了这一时期的文学奇观。

中国文学似乎怀有某种紧迫感，仿佛要趁着本世纪太阳尚未落山的时节完成自己的时代使命。文学的确有感于谬误诱导的异变所造成的损失，它以先于社会的自我完善作出补偿。不屈不挠的奋斗使中国文学消除了长期的蒙羞。当然，较之“五四”最初十年的鼎盛气象，我们以未曾拥有一批文学巨星而遗憾。但诗人说过，“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这是一个争取人性和恢复人性的时代。从文学中走来了平常的人，他们身上有着泥浆和血污，他们是真的人，拒绝了神的光环，也挣脱了鬼的诱惑。

尽管依然有着某种世俗的金钱和权力施加的暗影，尽管依然有着摆脱思想枷锁之后的无节制、随意性、游戏态度，以及肤浅、浮躁、乃至远离高雅的鄙俗化，但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座智慧、勤苦和才华垒积的精神圣殿。这是中国新文学的二度辉煌。

有了丰富多采的文学，便有与之相适应的淘汰，这种淘汰显示文学竞争的严酷性。读者的选择、文学批评的开展、文学史的记录，再就是选家的择取，乃是实现这一严酷性的常规方式。这一时期文学选本的编辑出版相当丰富，它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文学发展的实绩。选家的工作同样是神圣的，选家严峻的慧识会生发出文学接受和消费的积极影响。若是说，创作是生产，批评是鉴定，那么，选本则是集结和留存。

一九九三年十月十九日于畅春园

总 前 言

幸蒙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信任，委托我们编选这套纯文学丛书。年余时间来，我们虽然紧张努力地工作，仍时时有如履薄冰的感觉。我们祈祷不要因编者难以完全避免的偏颇，给本丛书带来太多的缺憾。当然，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激励着我们鼓起勇气。这冲动和愿望源于我们心灵深处对美丽人性的渴盼和呼唤——在经历了“文革”空前绝后的荒唐和可怕的沉寂之后，仿佛春雷辽远而深沉的回声，新时期文学人性复苏与解放的福音，是多么温暖地抚慰着我们灾难深重的民族。

而今回眸，如果以《班主任》作为新时期文学的起点，十余载光阴倏忽已逝。现代以来，中国文坛除了“五四”新文学近二十年时间，还没有哪一个年代能与新时期的生机与繁荣媲美。有趣的是，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在发展轨迹上有惊人的一致。1918年周氏兄弟，一位旗帜鲜明地从理论上提出“人的文学”，一位以创作呐喊“救救孩子”，代表了新文学肇始以人的解放和人本主义的力倡为主潮的特色。随后，新文学从两大方面发展。高张人的大旗，搏击封建思想的启蒙文学，继续肩起社会历史的重任艰难前行，并由此而诞生了许多不朽名著，如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和《寒夜》，曹禺先生的《雷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茅盾先生的《蚀》等等。另一方面，文学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门类，它的认识、教育作用之外的审美作用，也得到许多作家的高度重视。因而，从文学艺术的本体建设出发，西方各种文艺流派、思潮，被新文学建设者们热

忱而匆忙地加以介绍、效法，并形成与以启蒙为宗旨的“为人生”文学相对应的“为艺术”的文学。“为艺术”的文学向二十世纪的中国奉献出《围城》、《边城》以及象征派、现代派、新月派诗等杰出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镌刻下令人难忘的一笔。其实，中国新文学创作的两大倾向，不论“为人生”抑或“为艺术”；它们的根本是一致的，目标也是一致的，只是由于选择的方式和道路不一样，才生出许多论争和矛盾。今天，尘埃落定，我们看到，“为人生”的启蒙文学重在为人生，而“为艺术”的文学重在艺术地为人生；人生，是其不可或缺的根本。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容易蜕变为概念化的宣传品；艺术地为人生走向极端，作品就成为文字游戏，徒有“艺术”而没有人生。

那么，对照新时期文学，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相通。在七十年代末坚冰渐融，阴霾始散的中国，“伤痕文学”以它独特的魅力和丰采崛起于文坛，诗人们逆着受愚弄的血泪宣告“我不相信”；激烈的反叛，锥心的梦醒，求索的迷惘和彷徨，都是为了追寻那消逝已久的人的感情和人的尊严。固然，新时期文学旗帜上“人”的大字，在初期并没有六十年前那么醒目，那么意气蓬勃。但它是坚韧的，我们感觉到少了外在的躁动，而更多不可阻遏的力度；它的土壤已不象六十年前那么纤细和单薄，而比过去任何时代都丰沃。它甚至没有虚饰和标榜，不屈地以自己的实绩冲破茧缚，生行壮大。

当然，正如新文学初期那样，突如其来的解放是如此地令人激动，作家们在仓促之中，也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鼓舞下，热忱满怀地掀起了第一个创作高潮。可以说，这一个高潮中几乎所有的作品都存在着文学观念上的先天的不足，存在着艺术形式上的粗糙和表现方式的模式化等缺陷。但是，这种缺陷在八十年代初便开始得到有意识的克服。随后，朦胧诗的价值获得了公认，“寻根派”小说，林林总总的诗歌流派，不依循三一律的戏剧，以及各种作品所表现出的自由形式和奇特内蕴，共同形成了文学创作五彩缤纷的局面。如果用惯常的术语，我们可以说，八

十年代中后期乃至九十年代初,当代文坛在现实主义文学革新深化的同时,各种其他文学流派,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艺术形式和价值取向,得到了作家们的充分重视和吸收。七十年代末诗歌创作发出的追求艺术形式美的微弱信号,此时终于得到了广泛而热烈的反响。

尽管新时期文学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流派,也没有“为人生”、“为艺术”的明确口号,但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本身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它是以“为人生”开始而向“为艺术”过渡的。所谓“为人生”,就是偏重于、寄厚望于作品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与新文学中“社会问题小说”相似。这样的文学,是把它存在置于社会的和类的需要之下的。历史证明,在特定条件下社会对“为人生”文学的需求,必然随着条件的消失而转向“为艺术”的文学。而在向“为艺术”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个体的自由凸现出来,有时候出现本末倒置的纯形式现象也就在所难免。但是,不论是“为人生”还是“为艺术”,都无法摒弃人,摒弃人本精神。“为人生”首先应该是“艺术地”,才具有文学的特质;“为艺术”必须从人出发,才不会异化艺术的目的。

有人说,八十年代的文学是人本主义的,九十年代的文学是拜金主义的。我们既不认为这是现实,也不希望这个论点成为现实。的确,今天是纯文学面临危机的时代。商品大潮似乎具有冲击一切的魔力。甚至于,有人以“玩文学”为时髦。我们认为,文学当然应该具有可“玩”性,因为审美首先是感性的;但文学不等同于胡编瞎侃,也不是滥情泄欲的工具。“玩文学”作品打动读者的,恰恰是它不“玩”的部分。另一方面,如果纯文学是诚挚而忧郁地关注着人生的,是美丽而动人地表现人生的,是艺术地为人生服务的,那么,它是否真的会发生危机呢?

从“五四”到现在,尽管经受了不堪回首的断代,障碍重重的阻隔,但可敬可佩的文学家们没有放弃做人的责任和权利。不可否认,“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先驱们开创的全新事业,在其后的数十年

中,也由继承者们顽强地发展着,并且在民族形式和大众化等方面取得累累硕果。四十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新气象,五十年代乃至六十年代初一些感奋人民,反映现实的较好作品,都是新文学富有生命力的体现。只是在“文革”十年中,受极左毒害,新文学的生机才被彻底扼杀。而一旦迎来结束“文革”的春天,它便迅速地新生了。我们遴选出的这些佳作,就是新文学得到继承和发展的最令人信服的明证。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断言,正如现在人们离不开商品一样,人们也绝不会将一切都看成商品。迎着新世纪曙光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饱经沧桑的文学,是植根于民族苦痛中血与泪的文学,也是为自由意志而呼号抗争的文学,我们期望并坚信它必将发展成为真正美丽的人的文学!

李双 张忆

一九九三年夏于北京花园村2号

编选者前言

报告文学虽然不能杜撰，不是传奇，但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许许多多奇异的人和事，把它们表现出来的报告文学，就具有颇令人关注的传奇色彩。这一本报告文学，我姑且不准确地称之为“传奇报告文学”，以与另一卷“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相区别。当然，既然传奇是以事实为准，而不是臆造虚构，那终归不会脱离现实（或历史）生活，所以我们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把它们看成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探索的作品。

收入本书的这几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作者表现事物的视角和技巧非常特别，作者对生活原型高度提炼的才华，使得作品具有动人的魅力。而开这类报告文学风气之先的，当属1979年问世的《船长》。《船长》在当年为广大读者展现出人们陌生而又奇丽的画卷，贝汉廷这位神奇的“船长”，使多少人增强了走向世界的自信与自豪。随后，八十年代中后期，新时期报告文学进入了丰收的鼎盛时期，许多有见地的作者，敏感地发见社会事件所蕴藏的特殊意义，并且多彩多姿地表现出来。《世界大串连》对出国潮的审视剖析，笔触所及，远不是竞相出国表面所呈现的简单事实，而更深入地发掘出“潮”背后带本质性的东西；《“蓝军司令”》揭示了新时期军队正规化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变革；《南京大屠杀》唤起了久远的历史记忆，以血的史实告诉我们不忘国耻，振兴中华；《恶魔导演的战争》使我们看到了全新的另一个世界，读者兴奋而新奇地享受着作者提供的奇特事件和奇特人物；还有《雇工世界》，作者将平常人们忽略了的社会角落真切而细致地描绘出来，

以人的尊严呼吁全社会关注“雇工”；而《中国当代舞潮》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中国人在新时期社会生活中的新变化。总之，这些报告文学当然不仅仅是为了“传奇”，作者的高度责任感和杰出的艺术创造力，使作品成为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艺术佳作。

由于篇幅所限，我的选录肯定还会有不少遗漏。所以，这卷报告文学并不意味着囊括了所有相关的作品，请读者和作者见谅。

向万成

1993年初秋

中国新时期文学精品大系编委会

顾	问	冰	心	萧	乾	严文井	杨宪益
荣誉主编		谢	冕				
主	编	李	双	张	忆		
编	委	陈利民		勾承益		谷声应(常务)	
		李丹		李海燕		李双	
		李亚东		刘忆芬		刘勇(常务)	
		阮航		荣挺进		王森	
		向万成		辛作良		徐建川	
		张忆		周星			
特邀编审		樊发稼					

目 录

总 序	谢 冕(1)
总前言	李 双 张 忆(1)
编选者前言	向万成(1)
世界大串连	胡 平 张胜友(1)
丐帮漂流记	贾鲁生(56)
蓝军司令	江永红 钱 钢(108)
船 长	柯 岩(124)
虎年通缉令	李延国 临 青(149)
恶魔导演的战争	刘亚洲(185)
把灵魂抵押给魔鬼的人	余开国 卢晓渤(224)
人工流产	唐 敏(250)
南京大屠杀	温书林(277)
雇工世界	艳 齐(298)
中国当代舞潮	张作民(355)

世界大串连

——中国出国潮纪实

胡 平 张胜友

开篇之前

对于今天三十五岁至四十四岁的人们来说，大抵都不会忘记二十一年前那场震撼了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大地的红卫兵大串连。

红旗，标着形形色色长征队名的红旗，红日磅礴时云锦般攒拥。步履，带着樁头般的信念与累累血泡的步履，犹如太平洋风涛般壮观与骤密。红卫兵大串连的洪流，似乎是杂乱无序，遍倾全国——从老一辈革命者曾饮马的源头到历代文人骚客留下诗章的名胜古迹；从被红海洋卷得晕糊糊的繁华都市到边境荒僻的小寨……

当今的中国，又掀起一股“大串连”的洪波——这股洪波涌出国门，冲出亚洲，泻向世界。因为它的国际性，我们姑且称之为“世界大串连”。

“留学”这个词，也许对我国广大城乡的工人、农民、干部来说，还显得陌生。这样一句话：“Flight No. 53 to Paris will depart from Gate 6 at 9 : 30 P. m. will all the passengers holding tickets kindly proceed to Gate 6 at this time. Thank you.”（“开往巴黎的

53号班机于晚上九点半由六号门起飞。请所有持票旅客现在前往六号门。多谢合作。”)对于我们更是显得天书般莫测高深……

然而,“留学”确如一个游荡的幽灵,早已在我国人才荟萃的大都会里闹得沸沸扬扬。上面这句话,早已几十遍地响起在我国一年举办四次的众多“TOEFL”(“托福”)考试考场上。每次它由二男一女重复三遍,几十万名中国人从耳机里听过这极纯正、极富感染力的美国口音。他们知道这是考试开始前一个让自己检查听音设备的步骤,如果不清楚,自己该马上举起手报告。更多的正待报考“托福”的中国人也熟悉它,犹如熟悉北京有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有人民英雄纪念碑。

仅以北京为例,一九八一年首次“托福”考试,考生是二百八十五人,一九八三年是二千五百人,一九八五年是八千人,一九八六年达到一万八千人。据一九八七年的前三次考试统计,人数更猛增到二万六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自费留学生。据说,现在世界上每年有数十万人参加“托福”考试,其中一半是中国人(包括台湾和港澳地区在内)。

有关数字显示,自一九七八年以来,我国留学生数量与年俱增。九年来,出国留学人员总数已超过五万人。

当今的“大串连”与昔日的大串连同样恢宏。后者是体现在量上,前者则体现在质上——已经走的和将要走的出国留学人员绝大多数是大学毕业生或研究生。

红卫兵大串连并不杂乱无序。也许当年飞越中国上空的美国大鹏侦察卫星目睹了网络般的轨迹呈现出的某种有规律的变化。某些点好似强大的磁场,向着它们,多少旗帜立马转向,多少步履日夜兼程,多少征尘扑上双肩,似乎一场宏伟的战役前,千军万马在紧急集结!它们便是韶山、井冈、瑞金、遵义、延安、北京……

当今的“世界大串连”也同样目标明确。它的流向大抵是欧洲、北美——法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美国……以赴美者人数最多。今天已有三万余名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在美国

一千多所大学学习。

当今的“大串连”远比昔日的大串连长久。一走二年、三年，或者五年、八年，也许还有人就此做了黑头发、黑眼珠的洋人……

当今的“大串连”也远比昔日的大串连深刻。后者浮滥的激情不过是涨得快也退得快的潮水，留驻在人们心田的只是一块荒凉的大漠，成了今天孩子们不可思议的新“天方夜潭”；而前者，则有如执着地盘上大树的青藤，越来越强劲地涌入高楼的长风，它给予我们民族各方面的影响将是难以估量的……

这是一个耐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当今“世界大串连”的许多参加者们正是二十一年前红卫兵大串连的亲身经历者。当年没有比他们对“帝、修、反”更义愤填膺的了，今日没有比他们对奔去那片新大陆更煞费苦心的了。仅以我们读大学时的班级——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九七七级文学专业为例，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二十多位同学中，已有十位去了美国，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三届”……

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对眼下的这一次“世界大串连”，正议论蜂起，反响强烈——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当今中国国门洞开、八面来风，出国留学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成果之一，应该予以肯定。北京大学的一位青年教师说，出国留学热是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正常现象，就象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一样顺理成章，留学热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要实现四化，必须坚持打开这扇大门。

另一些人则认为，在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下，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国内的建设，大家都打着留学的旗号去放“洋”，国内由谁来建设？而且，许多人只是把出国留学当作镀金捞好处的一块跳板。

相当一些人脑袋里的那根弦还绷得挺紧，出国留学在他们眼里无异于崇洋媚外。四川一位知识分子与执意要出国留学的儿子尖锐对立到几欲脱离父子关系的程度。少数当年因曾留学海外而

在“文革”中被打成“特务”、“间谍”的人，仍然未走出心中那片沉沉的阴影，他们担心一旦形势又黑下脸来，自己意欲出国留学的子女又将沦为“特务”、“间谍”……一位在公安战线工作的老干部，连着几个月几乎一日三餐都和跃跃欲试的儿子进行着一场激烈的唇枪舌战。他曾在部队当过团政委，现在却感到口不从心，为此他辛劳而又精心地制作了一本剪报。一日，他一本正经地将它掷到儿子手里，仿佛掷下一颗原子弹。儿子一打开：凶杀、失业、强奸、吸毒、走私、赌博、抢劫、性聚会、同性恋……儿子却轻松地咧嘴笑了，“爸爸，我看你蛮够格编本书了，书名就叫《西方犯罪大全》……”

文学不是评判，不应该等同于某一种结论。在我们眼里，文学历来只是人与人之间寻求理解与抚慰的一种特殊手段。因此，本文着重记述的是已经参加或者将要参加这一“世界大串连”的人们的生活轨迹和心路历程……



上海。晨曦微露，大街小巷还处于一夜好梦的袅袅余音里。位于乌鲁木齐中路、淮海路交界处的一幢西式花园楼房前却人头攒动，不一会儿排起一条长龙，争先恐后、熙熙攘攘的情状绝不亚于清晨小菜场里抢购海鲜或是时鲜菜蔬的热闹景致。所不同的是，人们在这里“抢购”的是一种特殊的、也是目前国内最热门的“商品”——赴美留学签证。

大院旗杆上的星条旗和院门上方的一块镶金的鹰之雕像，标志着这里是美利坚合众国驻沪领事馆。

上午八点，一位长着中国人面孔的男职员，出现在大门边。那神气却是美国式的，一番半是训斥、半是交代之后，他开始发脾气了。这是“中为洋用”，为了对付争先恐后的签证申请者，美国人学来了我国大小商店里销售热门商品时常使用的一着——按先来后